



的人从我身上走过，有大姑娘，也有小媳妇，有小孩子，也有老太婆……’

他眼睛似又充满了孩子般的幻想，一种奇怪而美丽的幻想：

‘我每天看着这些人在我身上闲逛，在柳阴下聊天，在店里买东西，那岂非是件很有趣的事，岂非比做人有趣得多？’”

“可是六十岁的女人身上还穿着红花裙，脸上还抹着红胭脂，指甲上还涂着红红的凤仙花汁，你就很少有机会能看得见了。

丁喜刚穿过庭院，她就从里面奔出来，像一只依人“老”小鸟一样，投入了丁喜的怀抱。

……邓定侯忍不住问道：‘这位红杏花姑娘，是你的老朋友？’

丁喜道：‘不能算老朋友。’

邓定侯道：‘是你的老相好？’

丁喜道：‘更不能算是老相好。’

邓定侯道：‘那么她究竟是你什么人？’

丁喜道：‘她是我的祖母。’”

“你若也想要自由、爱情和快乐，就只有用你的信心、决心和爱心去换取，除此之外，绝对没有别的法子。

绝对没有。就因为他们明白这道理，所以他们才能得到。所以他们永远都很快乐。

谁说英雄寂寞？

我们的英雄就是欢乐的！”

当然，古龙最热爱的、为之争斗一生的信仰，是文学的宽容与救赎，是武侠小说的破阵突围。

他对鄙薄武侠小说的人一遍遍耐心地解释：为什么我们需要武侠小说？“我们希望批评武侠小说的人，至少先看看武侠小说。”“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，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。”“日本的现代文学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它既保留了自己悠久的传统，又吸收了外来的精华。中国的武侠小说为什么不能？”“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趣味，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，岂非也同样能创造出一种新风格，独立的风格，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，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，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！”“在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中，还是有一种不屈不挠，永不屈服，永不向邪恶低头的精神存在，而这种精神正是工业社会最缺少的一种，也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一种。”

极少刻意宣扬自己作品的古龙，还在生命尾声阶段经常提醒朋友和记者，要去关注他的“大武侠时代”，称新作对人物的刻画、情节的推动，已进入一个新境界。这一回，他不仅寻求文字技法的凝练和奇崛，更期望除了

“武侠”固有的属性，加重日常生活的书写。他亦嗟叹，倘若再活五年，既能完成“大武侠时代”，还可亲笔撰成已构思成熟并拟具大纲的《一剑刺向太阳》《蔚蓝海底的宝刀》《明月边城》三个长篇故事。他说，这些合起来，将充分发扬武侠小说的特质，为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再奠一块基石。

已是末路之魂，犹怀故人之心。无论声色犬马，抑或形销骨立，骄傲、纯粹的古龙从不折中、从不妥协，从不认为单就文学质地和文学造诣而言，所谓“正统文学”一定比列入“地摊畅销货”行列的武侠小说高明。为此，他不惮拼了一辈子，道上有他的血，路的尽头，是他的尸首。

《午夜兰花》里来无影去无踪的割头小鬼最后隐入长江，仅余一张字条：“饮不完的杯中酒，割不尽的名人头。”而熊大头在世间大醉一场，穿白衣裳过疯人巷，渐行渐远，终于化作了自己笔下普度众生的天涯明月。他留给我们的文字，是一片深不见底、有无数神秘精灵寄居的大海，海水时而活泼、时而祥和、时而悸动，是他的威士忌、XO、状元红、竹叶青，是他的满腔热血满腔痴。海面之上，他淡淡微笑着，洒下始终逍遥、美丽、年轻的皎皎月光，指引所有漂泊江湖的离人变归客，万里乘舟返乡关。民